

朝花夕拾

青葱庭院榴花红

□王国梁

夏日的农家庭院,长满了繁茂的植物,一派青葱。就在这青葱之间,一树石榴花正盛开着。那万绿丛中的红,分外惹眼,有惊艳之感。

青葱庭院榴花红,这样的画面很寻常,也很美丽。石榴花的红色,是那种特别热烈纯粹的红,不掺杂任何模糊的颜色,没有一点暧昧不清的样子。我想在画家眼中这种红也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吧?深深浅浅的颜色多了,人的眼睛容易被迷惑,但榴花红能够让眼睛突然间醒来,瞬间就辨认出这独特的颜色。其实,石榴花还有粉红、橙黄等颜色。但人们最喜爱的还是这纯粹的红色。我不知道这种红该如何命名,觉得叫“大红”或者“火红”都很俗气。这种红就是红,一个字,红,不添加任何修饰。花朵的王国里,有百媚千红。红色的花朵中,有深浅不一的各种红。但榴花红最美丽,我对

榴花情有独钟。榴花之红深浅适中,如果颜色再深一些会显得暗沉,再浅一些会显得轻佻。让人心动的石榴花,明亮,昂扬。这种红色的气质还有点刚烈,仿佛一袭红衣的虞姬,翩然起舞之间,散发出英气和傲气。

不过别被榴花的颜色误导,如果你仔细观察花朵的情态,就会觉得她哪里是什么虞姬,分明是一位亲切的邻家小妹。石榴花的形状仿佛倒挂的金钟,花萼是蜡质的,厚厚的模样。花朵未开放之前,花萼紧紧收拢,仿佛一朵未开的花苞,呈现出蓬勃旺盛的生命力。榴花绽放,流光溢彩,把生命的绚丽和灿烂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一朵石榴花呈现的是精巧之美,一树石榴花则焕发出灿烂之美。高低错落的花朵,绽开在绿叶之间,每一朵都红得那么耀眼,仿佛要把世界上最美丽的红色全都奉献出来。青葱的庭院,把红艳艳的花朵衬托得更加明丽动人。一棵开满红花的石榴树,呈现出热烈奔放的气质,呈现出蓬勃旺盛的生命力。榴花绽放,流光溢彩,把生命的绚丽和灿烂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石榴花天生应该开在夏天,她的气质跟夏天是合拍的。同样的热烈奔放,同样的倾尽全力,同样的抵达一种极致的境界。不过石榴花又是那个矛盾体,她看似热烈的外表下,有着最质朴的情怀。她有美丽明艳的外表,更有邻家女孩般的亲切和温柔。所以说,石榴花最适合生长在农家的庭院

哪个农家孩子的记忆中,没有青葱庭院榴花红的美丽画面?我的母亲非

常喜欢石榴花,每年石榴花开的时候,她都会静坐在小院里,啧啧赞叹:“石榴花怎么这么好看呢!”岁岁年年花相似,可是每年花开都能给母亲带来惊喜。我陪母亲坐在院子里聊天,她说:“石榴花能开很长时间呢。石榴花落了,石榴就长出来了。到了中秋节的时候,石榴就熟了。到时候,你回家来摘几个。我还打算把石榴送给你小姨,她家刚娶了儿媳妇……”石榴因为籽粒多,被人们赋予多子多孙的寓意,用来送人很吉祥。

我恍然明白,母亲爱石榴,不仅是因为石榴花美,还因为花会结果,酸酸甜甜的石榴果能传递温情和关切。院子里的这棵石榴树,是母亲的情感寄托,也是我回归故乡庭院的温柔指引。

季节如诗,夏风轻柔,青葱庭院榴花红。那红艳艳的花朵,带着温度和情感。

立夏这天下了一场暴雨。隔窗听雨,我恍惚看见夏立在天地之间的高大身躯。它正蓄积着身体里的火,然后像薄雾一般,在尘世铺开。

我知道,夏要统领这个世界了。夏是一个热闹非凡的季节,这在乡间显得尤为突出。在那里,世间所有的生物都活跃了起来。

早起的鸟儿在田间、地头鸣啾;尖声欢畅的夏蝉忙着奔赴一场决绝的爱情;断头的蚯蚓在泥泞的小径上扭着身子爬行;夏夜的蛙声喊出一种悠远的寂寥与深邃;嗜血的蚊子在熟睡人的耳边聒噪,仿佛有一架架飞机,拖着长长的尾翼,划过混乱的梦的边缘。

生如夏花之绚烂是一种多么美好的希冀,它让人的内心升腾起绵长的诗意情怀。

你看,石榴花像红灯笼,在翠绿的枝头悬挂。紫薇在枝条上努力伸展,它要把那艳丽的花卉献给人类;荷花在湖面安居,圣洁、娇艳而高贵;世间哪位女子的美能比过百合的优雅娟秀,而千日红的坚贞,又是献给谁的不灭的爱情?在八月盛开的兰花,她的美又惹得谁笔下生辉?

夏的腰身很长,风给它以足够的婀娜。迎面走来的人一袭粉衣长裙,也是婀娜多姿,她携着一个小小太阳前行,又以身体为沟渠,汇集涓涓流水。

那些急性子的奔跑的水,赶集一样地,从天上走到人间。田间、沟渠,城市的水泥路,都成了它们的疆场。

这生命之源的水,要是有人能一口气把它吹到荒漠地区,那才是皆大欢喜的壮举。

夏穿绿衫,镶漂亮的花边;夏走明暗不定的火线,横冲直撞,在空中飞舞,留下阵阵挥之不去的热浪,仿佛太阳被分割成了无数个,抛落到了人世。它们顶着烧得旺旺的火炉,没日没夜地肆意闲逛。

夏让所有的人成为自然的一部分。人们三五成群地走进深山、老林,浅海、沙滩。

饮一口山泉,捉一只蝴蝶;在竹林间穿梭,与某只蜻蜓撞怀;穿泳衣下海,随浪前行;卧海滩,以沙建城堡。那些漂亮的贝壳,是一个个写意的海。

在夏天,我们一定要学会与炎热妥协,任由汗水从身体里冒出来,像一个个探头探脑的促狭鬼,然后以宁静之心使它们一散发出去。

如果日子足够从容,我们可以在午后给自己泡一杯淡淡的金银花茶,温度刚刚好时抿一口。洗一串新鲜水灵的葡萄,吃一口甘甜可口的西瓜,看一本引发深度思考的小说,听一曲《清溪潺流》或《云水禅心》,那乐音清澈、空灵、隽永,心会随之若莲花样缓缓打开。

岁月无痕如干净的画布,有稀疏的感叹号悄悄落下。季节是飞来又飞去的候鸟,它们各有各的路标,各有各的色调。

时间是季节里的更夫,它唱着悠扬的曲调,缓缓推送着一个人的荏苒光阴。

馨香一瓣

夏的咏叹

□杨龙美

歌词欣赏

欢腾的延边

□柴鼎宇

阿里郎哟阿里郎
斯里郎哟斯里郎
森林山上升起了太阳
延边大地沐浴着阳光
人们穿上节日的盛装
灿烂的笑容喜气洋洋

唱起来哟唱起来
跳起来哟跳起来
让歌声飞到天外
让彩裙舞出风采

阿里郎哟阿里郎
斯里郎哟斯里郎
图们江里翻腾着波浪
时代浪潮奔涌向海洋
人们走在小康的路上
美好的生活幸福绵长

唱起来哟唱起来
跳起来哟跳起来
让欢乐闪耀舞台
让梦想照亮未来



倒影 刘佰玲 摄

世相扫描

高考是一道风景线

□田秀明

一年一度的高考,考的是学生,考的也是家长。但凡有子女参加高考的家长,有哪一个不是望子成龙,又有哪一个不是望女成凤,考场上气氛紧张,空气如凝固了一般,而等候在考场外的家长们更是焦虑不安,人在考场外,心却早已飞到了考场内。

高考期间,随便划拉两下手机,或者在网上浏览一下,都会让人眼前一亮,朋友圈里,网页上,为了讨一个“旗开得胜”的口彩,身着旗袍的考生妈妈们,焦躁地张望着。或者她们已经过了最漂亮的年华,身材已略显臃肿,旗袍也不太合身,但是考场之外就是她们的T台,无论走出什么样的步子都是最美的。每次看到这样的图片,我的内心总是被感动着,笑着笑着,眼里就笑出了泪花。

考生的爸爸们也不甘落后,T恤衫

上的logo五花八门,“高考必胜”“马到成功”“金榜题名”……什么话吉利就印上什么话,就连口罩也要戴上红色的,寓意“开门红”。有些人手里捧着鲜花,有些人手上举着“加油,高考!”的牌子,这些平日里如铁打钢铸一般的汉子,在这个特殊的日子,想必内心也是柔软到了极致。

记得那一年我参加高考,父母早早地就在家忙开了,裹粽子,炒米糕,忙的热火朝天。我有些不理解,不就是一场考试吗,用得着这么大张旗鼓的?父亲笑着说,用得着,高考可不是简单的考试,我们家还没有出过大学生,吃了米糕,吃了粽子,上了考场好好考,说不定就能“高中”呢。那一年,也许是有米糕、粽子的助力,在父母久欠期待的眼神里,我如愿走进了大学的校门。

到了儿子参加高考的时候,一向不屑于“表面文章”的妻子,居然也忙碌起来,催着我问在老家的父母米糕、粽子准备好了没有,好让儿子能吃了“高中”。高考那天,一大早妻子从衣柜里捧出了一件旗袍,我和儿子都很惊讶,也不知道妻子是什么时候备下的。妻子身材修长,旗袍穿在身上倒是有模有样,儿子禁不住地喊好。送考时,妻子非得拉着我去,说是我的属相是“马”,我们站在一起,儿子一定会“马到成功”“旗开得胜”,儿子还真是遂了我们的愿望,考上了一所很不错的大学。

在这个世界上,有数不清的风景,优美着,绮丽着,值得人去追逐,去欣赏。但是,考场外的这一道风景,却是独特的,一年复一年,美丽在人的内心深处,那样温暖,又是那样感人。

随手拈来

味蕾识路

□潘玉毅

有段时间肚子闹脾气,不管摆在面前的是何等好吃的美食,我都觉得难以下咽。周末回家时,母亲见我对餐桌上的鱼啊肉啊提不起兴趣,从自家的菜园里割了些菜蔬,从缸里取出两株她亲手腌制的娃娃菜,又自桃园下剪了半篮马兰头,洗净之后,将肉切成丝,随意组合搭配,放在一起翻炒,做了几盘家常菜。有意思的是,见着这些久违的菜肴,我的胃口竟变得出奇的好,连饭都多吃了两碗。

事后仔细回想,厌食与喜食之间,与食物本身并无必然联系,与烹饪的手艺也不相干。以食材而论,鲜鱼肉未必就不及山间小蔬,而菜肴又都出自母亲之手,之所以会有前后的反差,不过是各得其趣而我此时正好偏爱后者罢了。早前,我曾自书中读得这样一段文字:“自种畦中白菜,腌成瓮里黄菘。肥葱细点,香油慢焗,汤饼如丝。早晚一杯无害,神仙九转休痴。”大概,这也是我爱山野小菜的缘由吧。

美食,美食,味道的鲜美固然重要,但与之相比,它所附带的记忆和蕴藏的情感来得更加让人心动。很多时候,我们怀念一道菜,多半与它所勾连的记忆

有关。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,上一刻还出现在我们眼帘里的事物,下一刻也许就消失不见了。年深日久,明明与旧时居住于同一个地方,我们心里却有一种难言的陌生感。不知道什么时候,身边的人变了,事物也变了,唯有那些食物的味道似乎从来没有变过。

老马识途味蕾识路。可能你已经忘记了某段岁月,忘记了某个人,忘记了你们曾经共同拥有过的经历,但是这些菜会像引路人一样,把你带回到你所熟悉的那个时间和空间。无论是小葱青芹,还是芥菜茵茵,皆有此功能。吃着吃着,我忽然也就理解了为何昔日季鹰先生张翰会为了吴中的菰菜、莼羹、鲈鱼脍选择辞官归隐。

事实上,美食一道,有很多讲究,甚至与大道相通。道家始祖老子就曾说过:“治大国,若烹小鲜。”可惜像我这样的凡俗之人,没有伊尹般的本事,无法从烹调的要领和理论中引出治国平天下的道理,但是能够沿着味蕾寻找到旧时的路,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?

生活随笔

车窗外

□管淑平

不论是乘火车,还是坐高铁,我总喜欢选择坐在靠近窗户的位置。因此,每次出门前在网上订购车票,我的心里都会默默期待着好运的降临:如若能购得窗边的位置,那真是再好不过了!

然而,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如预期的那样购到一张好票。于是,趁着列车车门打开的一刹那,很快检票,然后匆匆地挤进车厢。向着坐在窗边的人家一番友好沟通,并表明自己的意愿,终于,又能做到窗边的位置,幸运!

为何我总是喜欢坐在窗边呢?我也说不清楚。大抵,每个人的心里都向往着开阔与敞亮。而车窗的一侧,则正好满足了这种良好的视野。坐在过道边,只能趁着旁边或者对侧的窗帘拉上去时,然后,投去几眼匆匆的目光,若是看到对面的人也投来同样的目光,便微笑着又将眼神很快逃离。其实,我也有

过几次类似的经历,坐在过道的座椅上,有时打盹,遇到上下列车的乘客,会很容易地惊醒。而车窗位置,则给人一种短暂的安全感。

坐在窗边的另一种安慰,便是窗外流动的景色:随着列车缓缓动车,车站的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被悄悄地甩在了身后。望着车下的铁轨,也在流动,一时间陷入了一种朴素的哲学,不知流动的是铁轨还是列车?不过,等列车穿过高楼里的城市网格,速度就有了显著的提升,真的是如飞也似地在驰骋。飞驰的高铁,一会儿把我们带到城市中心,一会儿又把我们送至郊区田野,一会儿又毫无预料地把我们推向了深黑悠长的隧道,让人应接不暇。

在行驶途中,会听到车轮与轨道演奏出的大地交响曲,“咣当——咣当——”那种旋律很有节奏,等到变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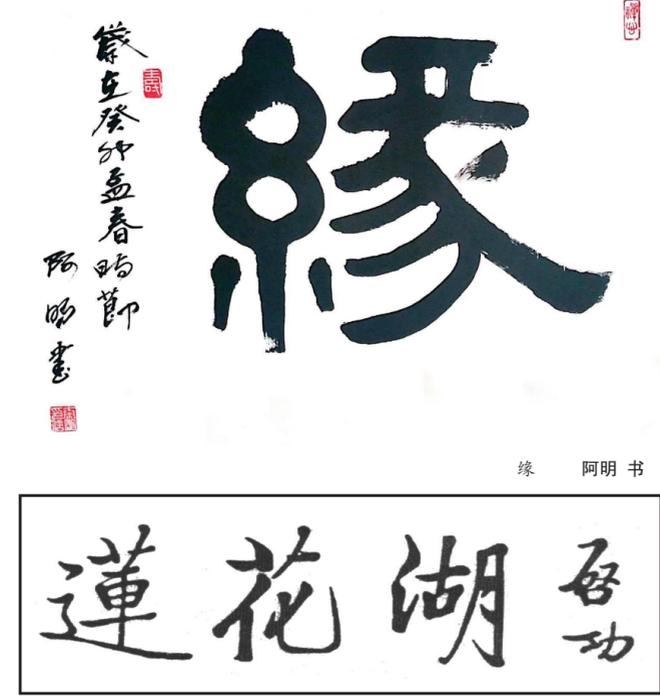
时,声音也紧跟不舍,迅速变化着。当看向窗外,才发觉,猛然间又不知跑出了几十米来。许久,列车抵达下一处停靠点,随后再启程,再停靠,反反复复,列车侧的景物,一会儿是林林总总的现代建筑,一会儿又是富有韵致的古老村落,交替循环。

透过厚厚的玻璃窗,那些景物近在咫尺,仿佛只要一伸手就能实实在在地触摸到。脑海中浮现出第一次一个人出门远行,乘坐火车的情景——为了赶赴四川的一个小城,去见中学的同桌。列车跨越几个大省,途经诸多小城,从北向南,尤其是夜晚跨越秦岭隧道时的寒冷,而我又并未携带御寒衣物,彻夜难眠。经过两天的时间,终于抵达。只得到到同桌所在的城市时,我的双脚已经十分肿胀,那是长时间坐在车上,随车一路奔波,久未活动的结果。以至于

后来,每次当我踏上列车,总想起那段经历。也一直很佩服于自己当时有着那样的勇气,只是为了见一个人,连对方是否在那个城市都不清楚。幸好,终不负,少年心。

坐在窗边,看到窗外那些正在流动的景物,心里的一些想法也跟着流动起来。似乎,只有在远行,才会有诸多的憧憬,那种期待中带着几分忐忑的心情,愈发真实和深刻。在列车始发,心头构建着一个理想世界,当列车到站,那些憧憬似乎也画上了一个句号。然后,下车,做一个为生活而奔忙的普通人。

原来,我终究,只是一节密闭的车厢内的过客,到站下车,赶赴另外一段路途。只不过,当坐在车窗位置,看着窗外的匆匆而过的风景,才仿佛觉得,那一刻的自己才是真正的活着……



缘 阿明书